**始于形式，而不只是形式**

**——《城市的形成 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读书报告**

斯皮罗·科斯托夫是著名的建筑史学家，《城市的形成》一书便是他从历史的视点观察城市形式的成果。本书可以是包含不同城市形式的设计资料库，但不止于此，它也要求规划从业者从历史进程考察城市的意义，而非去主观臆断。

**读前读后——感触杂谈**

在这里，请容我为自己辩解几句，为什么要选择这本让我在写读书报告时难以下笔的书籍。与其他几本书相比，《城市的形成》一书缺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或作者对城市的议论（当然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因此难以找到可以辩驳的部分。但是，它有一些独到的特点，使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它。

首先，应该回顾一下我本次阅读的目的。作为一个尚未踏入规划大门的初学者，我希望自己能对城市首先有一个感性直观的全局认识，先能具有自己的评判，再去与已有的理论对比，以防止某一套理论的先入为主。那么如果有一本书能从城市形态入手，具有清晰的框架，客观的语言，并配以丰富的图片，自然是极好的，由此来看，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当然是必读的经典，但其中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因此我希望能放在之后去阅读；《明日之城》聚焦于20世纪的规划，似乎不利于历史的全览，我认为亦应放在《城市的形成》之后。因此，我选择了这本看起来像是百科全书的书籍。

但阅读过程中，我才感受到这不只是一本百科全书，贯穿其中的是一种观察城市的视角，他会解释各种城市形式形成的政治、文化、自然原因，而非单纯罗列形式。如在解释北京模式时，他提到了政权正统性，《周礼》,地形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对一种城市形式作评价时，他必定是已经梳理完这种城市的历史，如此看待城市的方法很具有启示性。

**历史为主，多角度辅助——关于研究视角与方法**

作为建筑史学家，Kostof更多地使用历史的视角看待城市问题，如其标题所述，历史进程中的城市，首先，这指的是关注历史中不同人对城市的塑造及城市的不断变化。与普通的建筑史学家相比，他关注的不是城市抽象形式的变迁，没有为各种城市形式划分高低优劣，他所关注的是“作为意义载体的形式[[1]](#footnote-1)”，认为“建筑的意义最终总是存在于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当中的[[2]](#footnote-2)”，“在被刻上特定文化意图的印迹之前，城市形式都是中性的[[3]](#footnote-3)”。历史进程的另一重含义是时间流逝中城市发生的物质变化，强调城市不断改变的特性。

在研究中，科斯托夫还借用了一些地理学的手法。如“城市天际线”一章中，他从画家对城市的描绘中寻找历史上城市天际线的变化[[4]](#footnote-4)，这实际上是用感知地图去研究城市的内部结构，这些画代作表艺术家及当权者的城市意象空间[[5]](#footnote-5)，这是社会地理学的典型研究手法。同时他借用地理学研究的宏观视角，关注“地块”而非“街道”，因此他在书中所分析的五种形式主要是指的大尺度的城市形态（就算是在“城市天际线”一章他也没有给予某座建筑以特殊的关照）。

**人造之城与变化之城——关于内容**

本书共有五个章节，分别分析了“有机”，“网格”，“图形”，“壮丽风格”，“天际线”五种城市形式及构成要素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虽说其内容以客观事实的陈述为主，但其中有一些观点是作者特别强调的。其一是强调城市的人造性，在有机模式一章，他竭力向我们证明，有机不是放任，而是良好设计与控制的结果（如Siena有严格的建筑控制要求[[6]](#footnote-6)），在之后的几章中，他仍是强调强力的政府对城市设计的影响，或是地块业主对天际线的干预。其二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性与城市物质体的持久性之间的矛盾[[7]](#footnote-7)，从这个角度，作者为我们解释了为何一些图形式城市会逐渐丧失其原有秩序（如Circleville的方形化[[8]](#footnote-8)），城市天际线的演变与竞争（伦敦Portland House对原有景观的破坏[[9]](#footnote-9)）。

**规划的限度——刍议理想城市**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最有趣的是理想城市[[10]](#footnote-10)，即那些几乎是依照设计者意愿落成的城市，这种极具空间秩序感的城市建设充分体现了规划之美，但这些城市的命运大不相同。有些城市的图形在历史中留存了下来，成为其现有形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北京，Palmanova），而有些城市仅仅停留在图纸上（如光明城），或者是在苦苦支撑（Arcosanti），或已经走向荒废（欧文式社区）。那么为什么理想城市难以实现，为什么会难以维持，原有图形能否与现代城市共存，规划的限度在哪都是非常有探究意义的问题。

沿用《城市的形成》一书的组织手法，我们可以分类梳理一下理想城市的脉络。第一类是特殊环境下的理想形式，如军营和企业城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门的圣地式城市，如撒路耶冷、吴哥城，城市具有极强的宗教象征性。第二类为政治图形，统治者为增强政权的威严性，会采取一些理想式的城市布局，我们最熟悉的便是北京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更夸张一点，图形会直接实现社会阶层划分，如英国治下的新德里，“国王大道轴线以及国王大道途径区域内的六角形网格限定出了一个精密的建立在种族、职位和社会经济地位之上的空间结构”[[11]](#footnote-11)。第三类是功能图形，在古代，这体现为有防御功能的城市，如Palmanova的棱堡；在现代主义的思潮下，城市的功能性被特别强调，具有严格功能分区的巴西利亚平地而起;还有Arcosanti这样的异类。另一类即有社会改良目的“乌托邦”，如傅里叶的 Phalanstere和欧文的New Harmony，但都失败了。总结来看，现存的理想城市主要是作为历史文化纪念的圣地城市，政治图形以及部分功能图形，这些城市图形被保留也大致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或者是建设时巨大投入带来的压力，或者可以说，现在遗留的大部分理想城市或新城中的原有图形并不是因为其内源的生命力延续，而是在外界的动力（旅游、历史纪念）下才得以留存。

理想城市所面对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困境就是“实现”的问题，理想城市规划者良好愿景的实现往往需要巨大的投入，但以规划师的一己之力难以照顾到方方面面，往往设计的城市会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城市建成了但城市在规划中的功能没有实现，政府和企业不敢背负这样的风险。就像是Arcosanti，没有人敢为其买单，这个项目也只能成为一个精神图腾，而非实际可行的城市。

为何理想城市往往难以维持？理想城市似乎在希望以它的“形式”它的既有规划去塑造人的行为，但是这很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反弹（就像是Jacobs对美国城市更新的反击）。按照Kostof的说法，“所有的理想城市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人性，生活不可能如它们（理想城市）所希望的那样被编制” “如果让人的本能发挥效力，那么本能将抵制控制。[[12]](#footnote-12)”，按照Peter Hall的说法则是“人民不是钟摆，社会也不能被贬低为时钟机械的工作状态。[[13]](#footnote-13)”城市从来是作为一种人造物存在的，城市由人塑造，靠城市形式的剧变去塑造人，也许并不靠谱。

以巴西1960年代的新首都Brasilia为例，这座城市由建筑师Lucio Costa主持，人类学家James Holston曾这样评价这座城市：“巴西利亚不仅要被建设成为新时代的象征，而且我们把它的设计和建设作为一种手段，通过改造巴西人的社会来创造巴西利亚。[[14]](#footnote-14)“实际效果是很具有讽刺性的。官员们会选择回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休假，这座城市并没有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与偏好；社会底层人们的境况则更为糟糕，这座“可以改造巴西人社会”的新城并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南美城市的传统景观——平民窟。巴西的社会并没有如其所愿地被改变，靠对城市形态的规划来引导多数人的生活改变，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原有图形能否和新的城市形式共存？理想城市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在规划时的局限性，一次规划成型的城市只能满足当时的城市职能与目的，或者说这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性与城市物质体的持久性之间的矛盾”[[15]](#footnote-15)。城市图形一经决定，其物质形式就难以改变，若是这座城市的职能不变或减少，那还无关紧要，原有城市图形只需要作为奇观，作为历史遗迹受后人瞻仰就可以了，就像是Palmanova，其军事防御功能消失，便成为了旅游胜地与城市建设史的标本。但有些城市是不一样的，在历史进程中，或因地理位置，或因文化背景，这些城市担起了越来越多元的职能与责任，人口结构与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规划不再适应当下的结构，图形便成了桎梏。北京便是一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她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原有的图形，如近些年北京中轴线的清理与拓展；但另一方面，她是一个庞大国家的首都，是国际化大都市，是全国城市建设的标杆，原有的图形对她的伸展是一种束缚。两者兼得似乎有些困难，北京的答案大致是疏解首都职能，建立都市圈，为原有图形让路。北京在全国的能量巨大，尚可便利地向周围扩张；那么如果让我们把视野缩窄，以用地紧张的北大为例，中关村，清华能为她让路吗？校内的古建筑能拆吗？承载师生回忆的静园草坪能征用吗？原有图形与新的需求较量，究竟谁应该妥协？

我认为这些疑问或许都指向一个问题：规划的限度是什么？——规划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规划应该涉足哪些方面？要把多大的规划参与权开放给公众？这个问题很复杂，下面只是些个人粗略的想法，主观的感受。

这些理想城市在规划中似乎干涉过度了，以致缺乏调和的余地，调整便意味着全局的改变。那么缺乏甚至完全没有规划又会如何？只靠市场调控会如何？凭借较低的规划干预程度，Houston虽然实现了较为合理的房价，但也因其不受控制的城市扩张而备受诟病。在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这也许还尚可接受，但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东京，在上海，后果难以想象。如果是在欠发达地区，情况会更加糟糕，就像现在的非洲及拉丁美洲，无规划城市或许会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贫民窟遍地，形成难以调解的社会矛盾。谈到规划师的职责问题，显然规划不能只涉足于建筑学，规划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那么需要有哪些领域参与呢？参与的领域过多是否会使规划变得低效甚至因此难产？关于公众的参与也是如此，讨论与协商是有成本的，经济社会的迅速变化是否能允许我们在细枝末节上纠缠？[[16]](#footnote-16)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发展节奏快，而规划牵扯的利益方如此之多。此外，究竟谁是公众呢？是引导公众舆论的那些人，还是当地的老北京，还是农民工与北漂？[[17]](#footnote-17)

许老师在课上提到的一个观点很具有启发性：规划是一种回顾性的修正，新的规划是在试图解决之前出现的问题，相比之下前瞻性往往不这么重要。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做规划目的的问题。我们大概永远无法对城市这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做出精确的模型描述，无法预知城市精确的前景。因此规划的目的也许是纠正而非塑造，我们或许应该为规划控制一个限度，保证当前的规划是开放的，是可以进一步发展改进的，而非使城市一次成型，使其物质形式成为发展的桎梏。假如我们有充足的信心相信社会永远在发展变化，那城市也会在不断变化，新的问题总会不断涌现，对一座城市的规划也就永远不会结束。所谓理想城市，怕是突破了规划的限度，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与收获——结语**

在我看来，精细详实是这本书的优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缺点。选择此书，最大的遗憾就是因其内容的极度精细，阅读时易迷失于细节之中，而忘记其整体框架。虽然最初的阅读目标没能完全实现，但是通过这本书，我对城市的各种形态有了粗略的印象（感谢这本书精致丰富的插图），同时也学到了从历史进程看待城市的方法。在之后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后，再来进一步精读此书，相信会有更大的收获。

1. 科斯托夫 (Kostof, S. & 单皓 2005, *城市的形成: 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 Page 9 未经注明则脚注均为此书页码 [↑](#footnote-ref-1)
2. Page 9 [↑](#footnote-ref-2)
3. Page 11 [↑](#footnote-ref-3)
4. Page 283-287 [↑](#footnote-ref-4)
5. 名词取自 冯健 “人文地理学”课程讲义 [↑](#footnote-ref-5)
6. Page 70 [↑](#footnote-ref-6)
7. Page 41 [↑](#footnote-ref-7)
8. Page 163&图 160 [↑](#footnote-ref-8)
9. Page 332 [↑](#footnote-ref-9)
10. 对应于原书“图形式城市”一章，同时包含一些现代主义城市 [↑](#footnote-ref-10)
11. Page 178 [↑](#footnote-ref-11)
12. Page 207 [↑](#footnote-ref-12)
13. 霍尔 (Hall, P. & 童明, 1. 2009, *明日之城: 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 Page 229 [↑](#footnote-ref-13)
14. Holston, J. 1990: The Modernist City: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Brasil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otnote-ref-14)
15. Page 41 [↑](#footnote-ref-15)
16. 个人感觉Zoning也许更适合城市化基本结束的发达国家进行城市内部结构的微调。如果中国也有美国这么详细、约束力这么大的zoning的话，像是农民进城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小商铺、小摊点似乎会因严苛的规定而难以经营。 [↑](#footnote-ref-16)
17. 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在舆论中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似乎也是在倒逼规划行业的信息公开与讨论协商，公众参与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挑战。 [↑](#footnote-ref-17)